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of China

◆ 达力扎布 主编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一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PRESS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of China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一辑

达力扎布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一辑)/达力扎布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1108 - 480 - 1

I . 中… II . 达… III . 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 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761 号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一辑)

主 编 达力扎布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480 - 1

定 价 38.00 元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编委会

主 编：达力扎布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东平 乌云毕力格 齐木德道尔吉
华 涛 刘正寅 张 云
李桂芝 沈卫荣 陈 理
苍 铭 宝音德力根 尚衍斌
胡绍华 喜饶尼玛

编 务：黄治国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出版说明

中国民族史和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之后，设立了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元史、民族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傅乐焕、王鍾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相继参加整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学科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如王鍾翰教授主编《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傅乐焕、张锡彤、王鍾翰、徐宗元、胡德煌、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等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和《〈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重要影响。中央民族大学边疆史地学科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一支由多民族学者组成的精干学术队伍。

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史地学科被列入国家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作为学术创新平台，继续推动该学科的发展。

本中心为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加强学术交流，决定编辑《中国边疆民族研究》论文集，每年出版一辑。刊登论文内容包括中国边疆民族历史、法律、宗教、语言、古籍文献、风俗文化、边疆地区地理、疆域区划、边疆图籍、历代治理边疆政策，以及有关中国边疆各民族的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调查和少数民族地区现实问题调查成果，另外，还刊登国外重要学术论著译文、学术研究动态、研究综述、书评等。

我们的宗旨是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促进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为繁荣学术服务。

稿件采用匿名审稿制度，面向国内外征集稿件，以论文的质量和学术创新为择稿的主要标准。鼓励青年，尤其是博士、硕士研究生投稿，以一定的篇幅发表学生的优秀学术论文，培育学术新秀。适当发表一部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领导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编委会

2007年10月25日

目 录

汉、藏译《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研究

- 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TK145 文书为中心 沈卫荣 (1)
论吐蕃王朝灭亡的原因 张 云 (7)
试论元武宗朝尚书省改革的措施及其影响 李鸣飞 (17)
有关蒙古阿苏特部 乌云毕力格 (31)
明代蒙古右翼三万户中的畏兀慎部 李文君 (42)
清初满蒙文档案记载中的八旗察哈尔 达力扎布 (49)
浅论瘴疠对乾隆三次征缅战役的影响 张 圆 (62)
“大一统”观念中的政治与文化逻辑 陈 理 (71)
张治中治新思想与实践评析 彭武麟 (78)
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变

- 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政治权威系统 关 凯 (99)
《辽史·韩知古传》校补 李桂芝 (121)
忽思慧《饮膳正要》“菜品”及“料物性味”部分条目校释 尚衍斌 (144)
鲁明善《农桑撮要》版本考述 高栋梁 (161)
从《万历武功录》看瞿九思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 孟凡云 任丽颖 (170)
明代《西番馆来文》研究释例 任小波 (191)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与准噶尔史研究 郭美兰 (218)
宁城县喀喇沁蒙古语语言接触研究 宝玉柱 (224)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考察

- 锡伯族语言文化教育现状管窥 赵令志等 (245)
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对我们的若干启示

- 以民族史为重点 屈文军 (256)
《新发现的喀尔喀法律文献》选译 [蒙古] X. 普尔来 (271)
关于蒙古封建法律文献 [俄] C. Д. 迪雷克夫 (280)
《喀尔喀法规》序言 道润梯步 (287)
国内僧格林沁研究综述 卓海波 (292)
英文摘要 (302)

汉、藏译《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研究

——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TK145 文书为中心

沈卫荣

提要：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佛教文献中，有许多属于西夏新译而未被收入现有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中，本文拟对其中的《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与藏文译本作对勘、比较研究，以复原已经残破了的西夏汉文译本，冀为研究西夏及佛教的学者提供一个完整、正确的文本。

一、引言

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佛教文献中，有许多西夏时代新译的汉文佛经。这些汉译佛经从未被收录入现有的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中，故不但至今未被人重视和研究过，而且还曾被人疑为伪经。于晚近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至少有下列六部佛经属西夏新译而未被汉文《大藏经》收录者，它们是：

1.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21）
2.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TK128）
3. 《持诵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要门》（TK128）
4. 《圣观自在大悲心惣持功能依经录》（TK164, 165）
5. 《胜相顶尊惣持功能依经录》（TK164, 165）
6.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TK145）

这几部佛经都为西夏仁宗时代（1139—1193）于蘭山寺翻译、刊刻，且都有同时代的西夏文译本传世。虽然它们被指称为直接译自梵文，参与译事的有“天竺大般彌怛五明顯密國師在家功德司正曇乃將沙門拶也阿難捺”，但与其对应的梵文全本已不易找见，只有与其对应的藏文译本的存在可以证明它们确实是西夏新译的真经。^①于上列六种佛经中，只有与《持诵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要门》对应的藏文译本尚无法确定，其他五种佛经的藏文本都不难找见，可确证其非伪经。毫无疑问，这几部西夏新译佛经不但可补汉文佛教经典之不足，理应被增收到汉文《大藏经》之中，而且亦应该受到佛教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令其于西夏佛教研究，乃至对整个佛学研究之价值得到充分的认识。

笔者有意对这几部佛经逐一作汉、藏译之比较研究，本文拟先对其中的《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之汉、藏两种译本作对勘、比较。汉译《圣大乘胜意菩萨经》见于俄藏黑水城文

^① 参见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文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158页；沈卫荣：《序说有关西夏、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以黑水城所见汉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为中心》，《欧亚学刊》第7期，北京，2007年，第69—79页。

献 TK145 号文书，该文书为西夏刻本，经折装，未染麻纸。共 6 折，12 面。中下部残缺，面宽 9cm，天头 2.5cm。每面 6 行。上单边，宋体，黑色墨。首尾残，前有陀罗尼。首面第 4 行作“此云聖大乘勝意菩”，孟列夫根据西夏文本正确地补正为《圣大乘胜意菩萨经》。TK145《圣大乘胜意菩萨经》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前 6 面即为《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之残本，自第 7 面开始为印施发愿文和御制后序。其文字、行款与俄藏黑水城文书 TK121《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之发愿文和御制后序完全相同，可知为同批印施者。该文书还附有同一刻本发愿文 7 行，残损略同。^① 这部残破的《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不见于现存汉文《大藏经》中，属西夏仁宗时代翻译、刊刻的新译汉文佛经中的一种。与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其他几种西夏新译汉文佛经一样，迄今为止《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尚未引起西夏以及佛学研究者的注意。与其他几种西夏新译汉文佛经之文本基本完好不同的是，《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之文本本身残破过甚，研究者无法得窥其全貌。本文欲借助《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的藏文译本来复原已经残破了的西夏汉文译本，冀为研究西夏及佛教的学者提供一个完整、正确的文本。

二、TK145《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照录^②

1 梵云 呀呤拽

2 磨嚩薩咄 捺磨

3 捺 須嚩囉^③

4 此云聖大乘勝意菩

5 蘭山智昭國師沙門 [德慧]

奉詔譯]^④

6 奉天顯道燿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 [邪惱孽懿恭] 皇帝詳定]^⑤

7 敬禮一切諸佛與

8 如是我聞一時佛

9

10 與大

11 眇爾時佛告勝

12 有善男子善女

13 者應供養佛欲求

14 應聽法欲具受用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卷 6，附录：《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8 页。

^② 以下录文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卷 3，第 235—237 页。

^③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的梵文标题作 *ārya jaya matir mahāyāna sūtra*，故此全名转写或当为：“啊呤拽 捺耶 磨嚩薩咄 捺磨 磨訶耶捺 須嚩囉。”

^④ 此处后续部分当作：“德慧 奉詔譯。”德慧乃西夏仁宗时期著名的国师，先被称为“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后来又被封为“蘭山智昭國師”。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127 页。经德慧校译的佛经有多种，见于《俄藏黑水城文书》中的还有《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持诵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要门》等，皆是不见于现存汉文《大藏经》中的西夏新译汉文佛经。参见孟列夫著，王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文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54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卷 3，第 49—51，73—77 页。

^⑤ 参照《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此后当接“邪惱孽懿恭 皇帝詳定”。

15 施欲求端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82

16 具辯才者應敬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82

17 貴者應捨貢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82

18 應捨諸心一切

聖人 19 [樂] 者
科釋 19 [樂] 者。《說大乘論疏》。據東土上品《說大乘論疏》卷之三。

法華經疏卷之三。謂「樂者無能作。故曰無能作。」

20 親近

出師中垂刪于側

21 捨憊闇欲求明

中華本 22 理欲生梵天者應

中華本 23 捨欲求人天

中華本 24 善欲證涅槃

中華本 25 獲一切功德

中華本 26 寶佛說此經已時

中華本 27 及諸人天乃至

中華本 28

中華本 29 喻^①

中華本 30 窮究 功能而轉

中華本 31 免於輪迴佩戴

中華本 32 勸諸信士敬

中華本 33 本命之年特

中華本 34 國師法師禪師暨

中華本 35 二日僧錄座主眾僧

中華本 36 結壇 誦咒

中華本 37

中華本 38

中華本 39 懺悔放生命餧

中華本 40 諸多法事仍敕有

中華本 41 番漢五萬一千餘

中華本 42 大小五萬一千餘

中華本 43 五萬一千餘串普施

中華本 44 每日誦持供養所

中華本 45 皇基永固

中華本 46 藝祖 神宗冀齊

中華本 47 皇妣祈早

中華本 48 中宮永保於壽齡

中華本 49 於福履然後滿朝臣庶

中華本 50 慈光四海存亡俱蒙

中華本 51 白高大夏國乾祐

中華本 52 甲辰九月十五日

① 从此行开始当为“御制後序發願文”部分。于 27 和 29 行之间当不只有一行，而应当有较多的空缺。

53 奉天顯道燿武宣文

54 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①

三、藏译《圣大乘胜意菩萨经》^②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见于北京版《西藏文大藏经》之第 861 号、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之第 194 号。兹将见于北京版的《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照录于下，德格版中有相异者则于脚注中标出。

rGya gar skad du/ārya dza ya ma tir^③ nāma mahā yāna sū tra/ bod skad tu/ phags pa rgyal ba' i blo gros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 i mdo// sangs rgyas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 thams cad la phyag 'tshal lo// 'di skad bdag gis thos pa dus gcig na/ bcom ldan 'das mnyan yod na rgyal bu rgyal byed kyi tshal mgon med zas sbyin gyi kun dga' ra ba na dge slong gi dge 'dun chen po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 rab tu mang po dag dang thabs gcig tu bzhugs so// de nas bcom ldan ' das kyis byang chub sems dpa' rgyal ba' i blo gros la bka' stsal pa/ rgyal ba' i blo gros rigs kyi bu' am rigs kyi bu mo bsod nams 'dod pas de bzhin gshegs pa la mchod bar bya' o/ shes rab 'dod pas thos pa la brtson par bya' o// mtho ris 'dod pas tshul khrims bsrung bar bya' o// longs spyod ' dod pas gtong ba spel bar bya' o// gzugs bzang ba 'dod pas bzod pa bsgom par bya' o// spobs pa ' dod pas bla ma la gus par bya' o// gzungs 'dod pas mnong pa' i nga rgyal med par bya' o// ye shes 'dod pas tshul bzhin yid la byed pa la gnas par bya' o// thar pa 'dod pas sdig pa thams cad spang bar bya' o// sems can thams cad bde bar bya bar 'dod pas byang chub tu sems bskyed par bya' o// skad snyan pa 'dod pas bden par smra bar bya' o// yon tan 'dod pas rab tu dben pa la dga' bar bya' o// chos 'dod pas dge ba' i bshes gnyen la bsten par bya' o// zhi gnas 'dod pas 'du 'dzi med pa mang du bya' o// lhag mthong 'dod pas chos stong bar so sor rtag par mang du bya' o// ts-hang pa' i 'jig rten 'dod pas byams pa dang/ snying rje dang/ dga' ba dang/ btang snyoms bsgom par bya' o// lha dang mi' i longs spyod phun sum tshogs pa 'dod pas dge ba bcu' i^④ las kyi lam yang dag par blangs te gnas par bya' o// yongs su mya ngan 'da' par 'dod pas stong pa' i chos la mnong par dga' bar bya' o// yon tan thams cad thob par 'dod pas dkon mchog gsum la mchod par

^①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之“御制後序發願文”与智昭国师德慧所译《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之“御制後序發願文”完全一致，兹录其全文，以供对照。《俄藏黑水城文献》卷 3，第 51—53 页。

《聖大乘三歸依經》者，釋門秘印，覺路真乘。誠振溺之要津，乃指迷之捷徑。具壽舍利獨居靜處以歸依，善逝法王廣設譬喻而演說。較量福力以難盡，窮究功能而轉深。誦持者必免於輪迴，佩戴者乃超於生死。勸諸信士，敬此真經。朕適逢本命之年，特發利生之願。懇命國師、法師、禪師暨副判、提點承旨、僧錄、座主、眾僧等，遂乃燒施、結壇、攝瓶、誦呪，作廣大供養，放千種施食。讚誦大藏等尊經，講演上乘等妙法。亦致打截截，作懺悔，放生命，喂〔餽〕囚徒，飭僧設貧，諸多法事。仍敕有司，印造斯經番漢五萬一千餘卷，彩畫功德大小五萬一千餘幀，數珠不等五萬一千餘串，普施臣吏僧民，每日誦持供養，所獲福善，伏願：

皇基永固，寶運彌昌。藝祖、神宗冀齊登於覺道，崇考、皇妣祈早往於淨方。中宮永保於壽齡，聖嗣長增於福履。然後滿朝臣庶，共沐慈光，四海存亡，俱蒙善利。

時白高大夏國乾佑十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十五日

奉天顯道燿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 施

^② 以下录文见于影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东京/京都：铃木学术财团，1955—1961），第 232/3/5—4/6 页。同时亦参照德格版《藏文大藏经》（*bKa' gur sde dge par ma*，Edited by Si tu Pan chen Chos kyi 'byung gnas，Chengdu），No. 194，tsa，250b3—251a5。

^③ 德格版作 *ma ti*。

^④ 德格版作 *dge bcu' i*。此譯文和首頁只字同文，但內容不同。據此，「文顯燿武宣文」或首級供註出「

bya' o// bcom ldan 'das kyis de skad ces bka' stsal nas/ byang chub sems dpa' sems dpa' chen po rgyal ba'i blo gros dang thams cad ldan pa'i 'khor de dang/ lha dang mi dang/ lha ma yin dang/ dri zar bcas pa'i 'jig rten yid rangs te/ bcom ldan 'das kyis gsungs pa la mngon par bstod do// 'phags pa rgyal ba'i blo gros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rdzogs sho//

为了便于对 TK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复原，兹谨将上列藏文本重新译成汉文如下，其中与德慧旧译相异者则于脚注中标出：

1 梵云：啊唎拽 摩耶

2 磨嚮^① 摩磨

3 磨訶耶捺 須嚧囉 *ārya jaya matir nāma mahāyāna sūtra*。

4 番云：《聖勝意〔菩薩〕大乘經》

5 6 7 敬禮一切諸佛與菩薩！

8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9 国祇樹給孤獨園，與

10 大苾丘眾與菩薩眾俱。

11 爾時佛告勝意菩薩曰：“勝意！”

12 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欲求福

13 者，應供養佛；欲求慧者，

14 應精進於聽〔法〕；欲求善趣者，應守戒律；欲具受用者，應廣

15 施；^②欲求端正者，^③應修忍；欲

16 具辯才者，應敬師；欲求惣

17 持者，應捨貢高；欲求智者，^④應安住於如理作意；^⑤欲求解脫者，

18 應捨一切惡；欲令一切有情得

19 樂者，應發菩提心；欲求妙音者，應說實話；欲求功德者，應喜寂靜；欲求法者，

應

20 親近善友；^⑥欲修止者，應

21 捨憊闍〔多作無憊闍〕；欲修觀者，^⑦應多作妙觀察諸法空性；

22 欲生梵天界者，應修慈、悲、喜、

① TK 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此处多“薩咄”二字。

② TK 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作“應聽法；欲具受用——”，显然中间阙“與求善趣者，應守戒律”一句。

③ 与“端正”对应之藏文词作 *gzugs bzang po*，意谓“美色”。

④ TK 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与此句对应者作“——貴者，應捨貢高”，而藏译与此译“惣持”对应者作 *gzungs*，或译“陀囉尼”，不知如何与此之“貴”字对应。

⑤ 此句当与 TK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應捨諸心一切——”对应，然后者更应与下一句“應捨一切惡”对应，故此或省略了“欲求智者，應安住於如理作意”一句。

⑥ TK 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之 19 行和 20 行之间没有空缺，似不可能全部包括“欲求妙音者，應說實話；欲求功德者，應喜寂靜”两句。

⑦ TK 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第 20 行残留之“親近”二字，当与“應親近善友”一句之“親近”二字对应，藏文作 *bsten pa*，意谓“依止”。

⑧ 此句当与 TK 145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第 21 行“捨憊闍欲求明”对应，“明”字之后或当接“觀”字，与藏文 *lhag mthong* 对应，意谓“觀”、“勝觀”。平实的《詒尊文殊大師真言疏》和《密行非之集解》（東臘田西臘卷）

23 捨；欲求人、天之圓滿受用，應取、住於十善業之正道；
 24 欲證涅槃者，應現喜空法；欲
 25 獲一切功德者，應供養三寶。佛說此經已，時勝意菩薩摩訶薩，與具一切之眷屬、
 及諸人、天，乃至非人、乾闥婆等世界，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禮佛而退。
 《聖勝意菩薩大乘經》圓滿！

四、关于汉、藏译《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的几点说明

对照汉、藏译《圣大乘胜意菩萨经》，我们或可推断，这个由蘭山智昭国师德慧汉译的《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可能不是从藏文，而是直接从梵文本翻译过来的，因为于汉、藏两种译本之间存在有几处明显的差异。首先，汉译本所标示的梵文标题作“啊唎拽〔拶耶〕磨殢薩咄捺磨磨訶耶捺須嚧囉”，而藏译本仅作“ārya jaya matir nāma mahāyāna sūtra。”汉译本比藏译本所示梵文标题多出“薩咄”两个字，这或表明它们所根据的是两种不同的梵文原本。其次，有些句子见于藏译本中，但显然不见于汉译本中。如藏译第17行中的“欲求智者，應安住於如理作意”一句和第19行中的“欲求妙音者，應說實話；欲求功德者，應喜寂靜”两句不见于汉译本中，这或再次说明汉译本和藏译本原本各有所据。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德慧同时期所译的《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中，它与见于《藏文大藏经》中的吐蕃著名译师吉祥积所译藏文本有诸多不同之处，此说明德慧汉译本不是根据藏文译本转译的，而可能是直接翻译自梵文原本，而且他所根据的原本还当与吉祥积根据的是两种不同的梵文原本。如果以上推断成立，那么《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的译者“蘭山智昭國師德慧”当是一位兼通梵文、汉文和西夏文的大德。因为不但《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持诵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要门》的西夏文本今存于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中，^①而且《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亦有西夏文译本存世。^②根据其“御制後序發願文”称，斯经与《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一样，曾被印造了“番漢五萬一千餘卷”，可见它曾于西夏番、汉佛教徒中广为流传。然而，《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却见于汉文《大藏经》中，推测其亦未曾于汉地佛教徒中广为流传，其中原因颇值得我们做一番探讨。

（沈卫荣，1962年生，男，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① 参见 E. I. Kychanov, *The Catalogue of Tangut Buddhist Texts*, Kyoto: Faculty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 第382—383页。

^② 参见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III，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第49号，第265页。

论吐蕃王朝灭亡的原因

张 云

摘要：本文利用藏汉文资料，并充分吸收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灭亡的原因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探讨。认为造成吐蕃王朝衰落和走向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战略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自然灾害等客观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强大的吐蕃王朝陷入困境，并在内讧和平民起义中迅速崩溃，而经济基础则是决定吐蕃王朝兴衰最深层次的一个因素。

吐蕃王朝灭亡的原因和吐蕃王朝崛起的原因一样，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诸多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藏文传统史学著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末代赞普达磨（朗达玛）灭法导致身死国亡，也有很多著述认为，吐蕃王朝的内讧，特别是佛教和苯教两派之间的斗争导致吐蕃王朝的分裂和灭亡。^①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②究竟哪些是导致吐蕃王朝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本文试图做一些综合分析，并就教于方家。

一、上层统治阶层内讧，动摇其政治基础

1. 赞普与贵族之间的内讧

在雅隆吐蕃部落的崛起过程中，赞普和上层贵族的关系一直是影响王室和邦国发展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有关吐蕃早期历史的记载，主要即叙述了赞普王室与大臣之间的政治结合、分裂以及相互交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史。吐蕃贵族埃氏（rngegs）、鞠氏（khu）、洛氏（lho）、努氏（gnubs）、韦氏（dbavs）、那囊氏（sna-nam）、许布氏（shud-pu）、蒙氏（mong）、娘氏（myang）、噶尔氏（mgar）、琼保氏（khyung-po）、末氏（ybal）、桂氏（mgos）、琛氏（mchims）、蔡邦氏（tshes-pong）、没庐氏（vbro）、嫩氏（mnon）等都曾因为有功于赞普而被委任大相职务，辅佐王室开拓霸业。赞普通过盟誓的方式与这些功臣建立契约，防止离心和背叛，以促成大臣辅佐赞普，襄助王室，而赞普除了赏赐他们土地和奴户之外，就是承诺保护这些功臣自身和子孙人身及财产安全，使之不受侵害（主要是不受王权的侵害），诸如伦赞赞普与伦果尔兄弟二人同娘·曾古、韦·义策、韦·梅囊、韦·布策、农·准保、蔡邦·纳森等六人的会盟即是。^③史书记载，松赞干布父亲南日论赞（gnam-ri-slon-mtshan）在位，“斯时也，娘氏、韦氏、农氏三族，以及蔡邦氏戚族共

① 参见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布顿·仁钦竹：《布顿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

② 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1页。

四大家族最为忠诚，遂赏赐众多奴户，广袤土地，并任之为赞普之论相。”^① 尽管如此，依然不断出现势力过于膨胀的大贵族挑战赞普王权的情况，松赞干布执政初期琼保·邦色苏孜的谋反和赤都松赞时期大论噶尔家族的反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证。^② 这些叛乱都在一定程度上给吐蕃王朝以巨大冲击，在赞普王权的上升时期，尚能裕如驾驭，但是在吐蕃王朝晚期，上层贵族与赞普之间的矛盾则转化为导致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吐蕃王朝晚期，大贵族参与废立赞普的事件时常发生，而赞普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摆脱大贵族的控制，也进行着艰难的努力。但是，它并不能消弭或者减缓双方的纷争，反而导致争夺愈演愈烈，乃至出现赞普被杀的严重事件不断发生。关于这一点，后宏期的藏文著作在追述这段历史时，几乎都记录下有关吐蕃王朝晚期赞普与大臣激烈斗争，甚至被杀的情况。吐蕃名主赤松德赞的儿子牟尼赞普在位一年零九个月，被母后蔡邦妃毒杀。当其次子牟笛赞普即将被立为赞普时，又遭仇人那囊氏杀害。^③ 这一连串的赞普被杀事件，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它是王室和大贵族矛盾的产物，蔡邦氏、那囊氏都非等闲家族，而是权倾朝野的显贵，敢于并顺利实施了毒杀赞普的行为，足见其气焰之嚣张。吐蕃王朝赞普善终者是少数，多数死于非命，可见赞普与贵族之间斗争之激烈，到王朝晚期更为加剧，从而导致吐蕃王朝的灭亡。

2. 贵族之间的激烈纷争

吐蕃上层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也同样加速了王朝的没落和灭亡。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世俗贵族之间的纷争，一是僧俗贵族之间的斗争。吐蕃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由来已久，既有新旧贵族之间的纷争，又有宦与论之间的纷争。吐蕃王室的联姻大多出于政治目的，而且基本都和大贵族家庭结亲，目的是屏藩王权，维护统治。但是，由于当时赞普众娶嫔妃，这些妃子分别来自不同的大贵族家庭，均是不可忽视的势力。在他们之间既存在相互依赖、维护其共同利益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相互争权夺利的问题，在诸如立王子、任用大臣等重大问题上，经常发生纷争，在王朝晚期也同样加剧，从而出现残杀大臣，乃至毒杀赞普的事件经常发生。在外戚贵族和以功勋晋身的贵族之间，矛盾也不断升级，很难解决。吐蕃末代赞普达磨赞普被杀后，他的两个儿子允丹和奥松分别被贵族拥立为赞普，双方展开激烈火并，直接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崩溃。^④

3. 上层军事首领之间的火并

吐蕃王朝处在上升时期，军事争夺的矛头一致对外，开疆拓土的战绩和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极大地满足了军事贵族集团的贪欲，使他们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军事扩张连连获胜的大好形势也冲淡和掩饰了他们之间事实存在的矛盾。在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王朝达到鼎盛，此后开始进入衰落过程，各种矛盾也凸现出来，进入晚期，军事贵族之间的冲突以及公开火并迅速上升，直接瓦解了吐蕃王朝的根基。

史书记载，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春，吐蕃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以秦、原、

^①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62页。

^②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65—166页；第169—170页。

^③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82—183页。

^④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记：达磨赞普去世，“无子，以妃妹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立妃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杀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5页。

安乐等三州并石门、木硖等七关款塞，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闻，命太仆卿陆耽往劳焉。^①

恐热与吐蕃大相、羊同人尚婢婢的激烈战争更有代表性。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闻恐热谋渡河，急击之，为恐热所败。婢婢统锐兵扼桥，亦不胜，焚桥而还。恐热间出鸡顶岭关，凭硖为梁攻婢婢，至白土岭，败其将尚铎罗榻藏，进战牦牛硖。婢婢将烛卢巩力欲负硖自固以困恐热，大将磨离黑子不从，乃辞疾先归。黑子急击恐热，一战而死。婢婢粮尽，引众趋甘州西境，以拓拔怀光居守，恐热麾下多归之。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②

在吐蕃本部地区，同样存在着拥戴奥松和拥戴允丹两派军事贵族之间的武装火并，这就是所谓的“伍如（允丹势力）约如（奥松势力）之战”，正是通过这些激烈的军事火并，彻底摧毁了吐蕃王朝赖以存在的军事和政治基础。

二、宗教纷争引发思想意识领域混乱

在导致吐蕃王朝灭亡的诸多因素中，宗教纷争所产生的后果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而且十分复杂。

1. 宗教与政治势力的冲突

宗教在雅隆吐蕃早期历史上，以及吐蕃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藏文史书宣称，苯教曾经在佛教传入吐蕃前，长期发挥着“护持国政”的作用。^③而佛教传入以后，立即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并加以利用，为统一思想认识，巩固赞普王权，为吐蕃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项制度建设、道德和社会准则的建设，乃至对密切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随着佛教获得王室的大力支持，以及信佛大臣获得重用之后，宗教干预王朝政治的态势日趋明显，从而引起僧俗贵族之间矛盾加深，在宗教和政治势力之间逐渐出现裂痕，直接表现为信教与不信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竟演变为关涉生死存亡的残酷斗争。赞普赤热巴金（赤祖德赞）狂热信仰佛教，任命贝吉允丹（dpal-gyi-yon-tan）为诰命大臣，总理国政，而且制定七户养僧制度，甚至颁布法律，宣布对恶指指僧者断其指，恶眼视僧者剜其眼，导致民怨沸腾，遂被反佛大臣所利用，他们先将信仰佛教的王子臧玛（gtsang-ma）流放贝卓门（mon-spa-gro）地方，然后宣称阐卡贝吉允丹与王后交绕妃贝吉昂楚二人私通，将该大臣处死。“到阴铁鸡年赞普三十六岁时，赞普饮米酒酣睡，贝达那金（sbas-stag-rna-can）和交绕拉洛（cog-ro-lha-lod）两人扼住赞普颈而杀之。”^④而吐蕃王朝末代赞普达磨赞普的死亡，同样是僧俗贵族斗争的产物。所不同的是，达磨（dar-ma）赞普是因为迫害佛教，遭到信仰佛教大臣的报复，最后被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杀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前。关于朗达玛灭佛问题，藏文史书说：“其后，授权与赞普达玛邬都赞，立为国王，吐蕃臣民中凡仇视佛法者，任命不喜佛法之猴头韦·喜多热为囊伦，任命鹞头那囊·嘉察墀松杰为外相。”^⑤“尔时，天降霜雹，疾病流行，众

^① 《旧唐书》卷 196 《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66 页。

^② 《新唐书》卷 216 《吐蕃传下》，第 6106 页。

^③ 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1 年，第 58 页；陈庆英、仁钦扎西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6 页。

^④ 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藏文本，第 233—234 页；陈庆英、仁钦扎西译本，第 185—189 页；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37—141 页。

^⑤ 娘·尼玛沃色：《娘氏宗教源流》，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29 页。

人遂诬称‘此乃信佛不祥’，进而导致灭佛行动，他们毁坏拉萨大昭寺，绳系守门金刚手像之脖颈，把拉萨大昭寺和桑耶寺先后作为屠宰场，使之变成狐穴、狼窝，其他佛殿也多被毁坏，佛教经书或者被焚烧或被投河，部分被埋于地下。玛·仁钦却（rma-rin-chen-mchog）与娘·定增桑被（myang-ting-vdzin = bzang-po）等多名善士被杀，有的人被迫当作王臣的上马凳，有的被迫上山打猎。”^① 政教矛盾势如水火，《弟吴教法史》的作者就认为，达磨灭法是怀疑佛教僧人要夺取国政。^②

2. 佛教与苯教的纷争

佛教传入吐蕃后即和西藏地方的原始宗教苯教发生冲突，而且一直持续着。由于无论是苯教还是佛教，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王朝统治者和上层贵族的支持，从而使佛教与苯教之间的争夺常常和王室和贵族的斗争、上层贵族内部的斗争交错在一起。

在赤松德赞时期，具体说就是公元759年在墨竹苏浦地方江布园的宫室前，由赞普主持佛教与苯教双方进行辩论，最后赞普宣布佛教战胜苯教，并下令禁止苯教流行，引起苯教势力的极端不满，他们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方式与以赞普为首的信佛势力进行对抗。至于达磨赞普是否代表信奉苯教势力的问题，学术界还没有统一意见，但是从多部史书把他描述为信仰苯教、压制佛教的形象，可以探知当时苯教势力对赞普过分礼敬佛教，冷落苯教政策的极度不满，至少支持了达磨赞普的灭法活动，也就是利用矛盾同佛教展开过新一轮的纷争。

3. 佛教内部的争斗

在吐蕃佛教内部，同样也存在着门户之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斗争，这就是学术界所熟悉的“顿悟派”和“渐悟派”之争。^③ 这次辩论也发生在赤松德赞时期，结果是渐悟派的汉地禅宗失败，但是它的影响却一直在吐蕃地区持续存在着，不仅吐蕃统治的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地区禅宗十分盛行，而且即使在摩诃衍离开吐蕃之后，王锡等禅宗高僧也还受邀来到赞普宫廷，陈述其主张，并为摩诃衍的渐悟派鸣不平。“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赞普身边已树宿敌。在吐蕃将军和大臣们中间，向圣神赞普进谗言指责录用他的这个异俗囚徒是不乏其人的；他们甚至还怂恿赞普处死他。”^④ 毫无疑问，憎恨他的当然还有信仰印度渐悟学说的僧众群体。佛教内部的纷争，也会削弱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的能力，激化其内部各种矛盾，并与其他尖锐矛盾形成合力，对衰落的吐蕃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三、频繁战争导致农牧业生产破坏，经济基础动摇

吐蕃王朝的灭亡，也与长期的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吐蕃王朝的经济基础被动摇有密切关系，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1. 军事活动频仍，农牧业生产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百姓赋税力役加重，丧失再生能力

吐蕃王朝是在军事扩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随着军事上的成功而获得巨大发展，最后则在军事扩张受挫，及丧失扩张能力的条件下走向灭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事扩张导致农牧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特别是在吐蕃的主要掠夺对象唐朝也面临“安史之乱”的巨

^①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25—426页。

^② 弟吴贤者：《弟吴宗教源流》，藏文本，西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4—368页。

^③ 参见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④ 戴密微：《吐蕃僧诤记》，第259页。

大危机、开始衰亡之后，吐蕃自身破败的经济状况无法承受庞大军事活动所带来的压力，经济基础丧失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军事扩张连年不断的情况下，亦兵亦农（牧）的军事组织状况必然导致重军事、轻农牧生产的结局，由老弱病残构成的劳动者队伍，无法支撑频繁和庞大的军事扩张活动。尽管吐蕃是以掠夺经济作为军事扩张的重要手段，但是最基本的粮秣军需依然依赖本土和被役使地区百姓的支应。正如我们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所看到的那样，吐蕃的军粮赋税征收十分频繁，从公元743年到747年纪事看，几乎每年都向“四如”牧场征收“大料集”（mkhos-bgyis）或者摊派赋税。^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吐蕃本土的农牧业再生产能力势必丧失，从而失去扩张的基础。

关于朗达玛灭佛的原因，有人认为：他之所灭佛，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吐蕃要戍守辽阔的领土缺乏巨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是因为赤热巴金赞普时期，僧人数额迅猛增加，队伍十分庞大，要对他们属下的寺庙百姓征集赋税供应军队，则必须剥夺僧人以及他们的属民的特权。^②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还是引发吐蕃王朝内讧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军队外调征战，优秀人才外出，劳动力严重缺乏

吐蕃军队是以部落为组织单位、兵民合一，在吐蕃王朝向青藏高原之外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大批的壮年男子和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随军出征，源源不断地离开本土，来到和唐朝作战地区或者新占领的西域、河西陇右等地区，我们从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文书和敦煌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来自吐蕃本部的部落组成情况，也可以从其后甘、青、川、滇等地区藏族的形成中获得印证。^③ 毫无疑问，吐蕃的军事扩张对藏民族的形成，以及藏族居住区的扩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就吐蕃王朝而言，大批优秀人才的举部外迁，战死疆场或者流寓他方，便意味着壮年劳动力和优秀人才的流失，这对吐蕃王朝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在王朝晚期则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羸弱者增多，劳动力缺乏，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无法保持，赖以维持战争的经济基础严重缺失，从而使社会基础动摇，在面对各种矛盾和突发事件冲击时，缺乏因应能力。

3. 参与国际丝绸之路贸易受阻，经济受到重创

在吐蕃王朝的经济中，由于高原地区自然资源的匮乏，相对远离物质文明中心地带的位置，以及支撑强大王朝并满足上层贵族不断增长的贪欲的需要，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占有巨大的比重，吐蕃不断遣使与唐朝约和，向唐朝求亲，除了政治、文化等因素之外，经济因素无疑是重要驱动力。而吐蕃向外的扩张，主要目的固然是掠夺财富，同时也包含着参与当时十分昌盛的东西方丝绸之路贸易有关。吐蕃进攻中亚西域地区，占领青海并控制河西陇右地区，都有明确的参与和控制丝绸之路的目的。在吐蕃和唐朝之间兴起的唐蕃丝绸之路对双方开展贸易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还起到连接中亚、南亚地区贸易的作用。应该说，强盛时期吐蕃和唐朝之间的贸易，以及吐蕃通过占据西域、青海和河西陇右所获得的利益，对维持吐蕃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吐蕃王朝进入晚期势力的衰落，在失去对西域控制的同时，其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也摇摇欲坠，逐渐失去了通过丝绸之路贸易获利

^①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29—30页；第154—155页。

^② 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林冠群认为，达磨（朗达玛）事实上并未毁佛，他甚至也未实际掌权，所谓朗达玛毁佛应是僧侣史家捏造的。林冠群：《朗达玛毁佛事迹考辨》，载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47—471页。

^③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噶玛洛”（bkav ma log）。